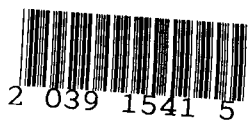


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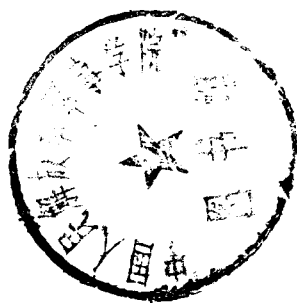
高梦龄





浮 云

高 梦 龄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往昔洋溢着丁香花芬芳的山村，变得萧条、败落，充满血腥气；1959年就被戴上“老右倾”帽子的“三八式”老干部，因为领导社员走富裕道路，此时又被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判了死刑；筚路蓝缕为开发丁香沟奋斗的人们，一时陷入惊惶、困惑之中。但，他们没有屈服，浮云遮不住太阳，颠倒的历史终于又颠倒了过来。

作品描述了“反右倾翻案风”在一个小山村掀起的狂风恶浪，反映了十年浩劫中各种人物不同的表现和命运。作者熟悉农村，熟悉他笔下的人物，因此读来如身临其境，与作者同爱憎。

95

浮 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98,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1982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77,000

书 号 10019·3358

定 价 0.72 元

—

牡丹江象一匹烈性野马，从长白山的崇山峻岭中，一路奔腾、叫啸驰向平原，它的身后留下一片潮湿的、淤积的、带着砂石的粘浆土地。它的左岸有个丁香沟。

你很难想象，小镇、村屯、田原、连江河都被森林包掩的地方，丁香沟会修一座好大的庙，而且所供奉的关帝圣君，曾经大显其灵，惊动四乡八里不说，连省城的达官贵人、督军署长、商贾阔佬、驿丞哨长，都来这里许愿、拈香、施舍……乞求佛主对他们保佑。

铁佛寺，耸立在村北高坡上，有庄严的门楼，光彩炫目；高高的神殿，金碧辉煌；宽敞的庭院，深邃肃穆；参天松柏，树影扶疏。东侧有一排雕梁画栋的禅房，西侧有一排对称建筑的静斋。前进院，左右还有两个角楼，一厢是晨钟，一厢是暮鼓。庙门脸儿上，有三个斗大的字：关帝庙。字字仪态端正，而又不失绰约风姿，起伏顿挫，势态峻峭，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这是出自当年“关东第一大才子”成多禄氏之手。墙壁上，也多是些题诗作画，发幽古之思，也有附庸风雅，纯属涂鸦。其中一位老先生，还考证出村名的来历，是出自南唐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可谓饱学。他把原诗照录粉皮墙上，以飨乡人。

铁佛寺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的四月十八、二十八的庙会，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那时节，南来的，北往的，坐车的，坐轿的，骑驴的，赶道的，四面八方一齐拢来。再看小山村，象个蝥蛄的肚子，撑得鼓溜溜的，似乎要胀破。人流从庙里到桥头，编成辫儿，拧成绳，结成伙，联成帮，黑鸦鸦的如同一条人龙。这里一时又成了集贸中心，摆摊的，卖药的，抽帖的，算命的，以及一些吃喝担子，把个丁香沟装得满满登登。

深山的東西，就帶着三分仙氣。鐵佛寺出名，是說它顯過聖。

原來這裏的土著全是滿族，他們信的是“薩滿”教^①，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李龍子薩滿”^②，認為只有他們才能召神、驅邪、治病。對關帝聖君這位漢族老爺子，並不怎么恭敬。後來，他們才從庶物崇拜過渡到偶像崇拜。

有一年，這裏鬧起大瘟疫，蔓延地盤很大，人畜死了很多，據說唯獨丁香溝這地方，六畜興旺，人仡太平，這不是奇跡嗎？他們問到這裏的“漢軍”人^③，這是什麼原因？漢軍人領他們來到村北坡的小廟，那里烟云氤氲，香火繚繞。

這件事，很快傳了出去。漸漸地，這裏熱鬧起來。有人來祈禱家宅平安的，求財的，求婚的，求子孫的，求赦罪的，據說……有求必應！這樣，鄉耆闕老，督軍官長，本地大爺，紛紛大解其囊，行善施舍，于是小廟變成了大廟。到

① 薩滿教：滿族信奉的原始宗教。

② 李龍子薩滿：薩滿有兩種，家薩滿，職業薩滿，多為女性。家薩滿，滿語稱李龍子薩滿。

③ 漢軍人：指滿族化的漢人。

了民国前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们又来乞求佛主，并在省城德发东铁铺，铸了一尊铁关公，从此铁佛寺更加大名远扬了。

但是，铁佛寺终于由中兴到了衰落。“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这座庙的香火也断了。因为丁香沟地处边境，日本人监守得特别严，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帖子，三人聚在一起，都要犯“结社罪”，成群搭伙的上庙拜佛又怎么可以呢！关东军发现了，要“大大的不客气！”于是乎，这位汉族出身的关帝圣君关云长，从此被大和民族一纸命令给冷落了十四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铁佛寺早已成为荒芜一片、鼯鼠出没之地了。

土改的那年，关帝圣君这位老爷子，终于归了原属，送回炼铁炉了。此后，空庙派过许多用场，清匪反霸时，用它关押汉奸、恶霸地主；合作化时，用它保管农具，作粮仓，作民兵训练时的集体伙房；人民公社成立，开办过政治夜校……最后终于闲置了。

不，它还有用。世间有许多东西是僵而复苏的。在一九六六年那个酷热的夏天，随着政治气温的上升、高涨，门可罗雀的铁佛寺重新热闹起来。红卫兵和造反派，用大锤、铁铲、锹、镐，砸掉了关帝庙三个大字，代之而来的是通红的大字块儿：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本地的造反派头头，陈豆腐馆儿之子陈景海，还在门楣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城里串连来的红卫兵告诉他说：“不对，不是贴在庙上的，要给党支部贴！”陈景海这才揭下，又糊

在了大队的门框上。

古老的铁佛寺，现在成了关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牢房。它的正殿，就是原来关帝圣君独坐的那个屋子，成为造反派二把手、本大队专案组组长于昌军的专案办公室。屋内自然是经过一番大修了，装上电灯、电话、有线广播。大概是出于机密吧，还挂上了花布窗帘。四面墙上全贴满了标语、口号，诸如“对反动派决不施仁政”等等。墙角还放有皮鞭、棍棒……同过去的县衙大堂一般。

禅房和静斋，现在都编了号，东厢由“01”到“08”。除了“05”是值勤民兵住室之外，其余全是“号子”。西厢空了三间，但你不要误会，以为房子太宽绰了，只要一张大字报，几个造反哥儿们一呼啸，想抓谁便抓谁（连国家主席也是这样被拉下去的嘛），那样，延续到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的十月底的话，别说这区区三间房，估计铁佛寺尚需大动土木，扩建一番哩。

铁佛寺由中兴到衰落，住庙的和尚总是流水行云似的，你来我往，留不住人。时间最长的是一位叫会元和尚的，他应了那句俗话，老僧守庙。他一住就是八年零八个月又八天，后来到吉林北山的庙上修行去了。比较起来，这和我们三八年的老干部刘恩远，他的住庙资历，还算浅。刘恩远一住是九年，整整九年啊……他并不需要象会元和尚那样修行，以求正果，进入天堂；可他把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全消磨在这里了。

刘恩远进铁佛寺那年才四十多岁，是个大高个，大脸盘，黑糊糊的大胡茬儿，右腿有点瘸，说话带有好多南腔北

调的外乡人口音。他在这里有几个外号：有的叫他“老八路”，也有的叫他“老右倾”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造反派关进了铁佛寺。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他接到了县上的通知，要他去参加县第二批落实政策学习班。作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总代表，他是最后一个走出铁佛寺的。热闹了好多年的铁佛寺，顿时又冷清起来了。

老刘一出铁佛寺，陈景海、于昌军以及他们的造反哥儿们，在铁佛寺没事干，冷落、寂寞，就象寡妇难捱那漫漫长夜似的。

在村中，最关心刘恩远事情的有那么几个老头，年纪最大的是老活神仙郑瑞，八十岁了。其次是老贫协主任宋玉山，他也快六十了。同他年纪上下的，有冯老蔫、陈豆腐信儿。他们是丁香沟的长辈，无论哪一姓的人，都很尊重他们。“老刘也该回来了！”这是几个老头，朝天每日碰面要说的第一句话，都希望对方提供一点儿这方面的消息，好消息。其实几个老头子谁也摸不到什么准信儿，只是热切盼着他早点回来。

刘恩远的问题，在学习班上得到了所谓落实。历史清白，南征北战有战功，合作化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反右倾又把屁股坐在了彭德怀那一边……经过“文化大革命”九年来的大审查，除多上一条：在丁香沟搞“国富社富家家富”，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鼓吹资本主义，其它没发现新问题。结论：历史问题，维持原案，“文化大革命”揭出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刘恩远的动向，更是大队领导班子所关心瞩目的一件大事。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陈景海，妇联主任李曼萍，差不多每隔一两天，都要给公社袁副书记挂个电话，寻根摸底。当他们了解到学习班可能把老刘“解放”时，马上以支部的名义，上书给县里。说他问题严重，解放他群众通不过等等。

后来，县公安局的黄副局长，终于给透出准信儿，说县里把刘恩远解放了，并且还要回大队当干部的。

“他回来，这不是要和我们对着干吗！”李曼萍听了懊丧地说。她是很害怕这个刘恩远的。

学习班结束之前，过去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当今的县革委副主任钱照星，邀请刘恩远到他家小酌。他们之间，如果说是上下级关系，那得倒过来论。刘恩远在省委时，钱照星才是县委农工部长。那天，酒用得很少，他们谈开了工作。这两个人，都是“农业迷”，一谈开就收不住，象急流冲开了闸门。钱照星很欣赏刘恩远的为人、品格、情操、工作精神，一贯把他视为良师益友，很想把他留在县里，他说：“我们面前这堆烂摊子，不好收拾呀，你看怎么办？”刘恩远说：“小孩没娘，说起苦来话长。我们丁香沟变得怎么样了？我听到的就不说了，不然你这酒盅也要让我捏碎……那些家伙们，自己吃得肥肥的，唱着越穷越革命的高调，让别人勒紧裤腰带，真是可恶极了！”钱照星这时想到了丁香沟支部最近给县委的那封不同意解放刘恩远的信，心情既气愤又有些忧虑，他说：“我了解陈景海这个人，很糟糕，是个很会搞平地风波的人。我希望你留在县里！”刘恩

远向他笑笑，指了一下已灰白了的头发，喟叹地说：“住机关，我太老了一点，我还是告老还乡吧，回丁香沟……我的山妹，会把炕头烧得热热的……”

“你再考虑考虑。”

啪的一响，刘恩远真的把手中的酒盅捏碎了！

“老刘，上什么火！”

“这种文革，我实在想不通，我要回丁香沟！”

说完他起身告辞，对钱照星夫妇俩说：

“谢谢你们的款待。”

钱照星望着刘恩远倔犟的背影，心中无限感叹地说：

“多好的老同志……可生活对他太不公平了！”

钱照星的爱人，瞅了一下地上的碎玻璃片，说：

“老刘喝多了吧！”

钱照星瞥了她一眼，说：

“他，海量着呢……可今天两盅都没喝下！”

二

要讲丁香沟当代历史，少不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造反派出身的大队支书、革委会主任陈景海。

陈景海是陈老德的独生子。解放前，村里有一家豆腐坊，是他们陈姓开的，陈老德就在那里吃劳金。那时候，沟里沟外，附近村屯、部落，有个走街串巷，满脸风尘，但又盛着微笑，肩上扛着豆腐盘子，腰里挂着一串豆腐牌子，扯着脖儿，有节奏的，高一声、低一声喊着：“豆佛(腐)！豆——佛！”他就是陈老德，人们都叫他陈豆腐馆儿。

陈豆腐馆儿，是土地改革以后，才成家立业的，那时他四十开外，人又长得老成，已是半大老头了。他娶媳妇不是为了别的，是怕断了陈家香火，有个传宗接代的人，日后好给他们上坟添土。老来结瓜，婚后一年，生了陈景海，喜得陈豆腐馆儿发狂，“宝贝，好宝贝！”“我的珠子呀，眼珠子！”一天天口念不干。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穷人养娇子，要星星，不敢给月亮。遇事不顺心，耍驴子的时候，伸出小巴掌，说揍他爹，就揍他爹，说挠他娘，就挠他娘。宋玉山很看不惯，责备陈老德道：“这不成了你们陈家的小祖宗了吗！”陈老德只是咧着嘴呵呵笑。小景海就这样，成了骄横、任性的孩子。到了他长大半桩子时候，淘得没法，连狗都烦他。他愿找女孩子玩，扯她们的小

辫子呀，拧她们的脸蛋呀，搔人家的胳肢窝呀，而且还好“拉村”^①，小伙伴们都不喜欢他，叫他小坏包。

陈景海淘气归淘气，却练得一手好球。在小学时是校队，念中学时，已经成为县内有名的中锋。那时县内十分重视体育，县长也在业余时间参加球赛。因此，没等陈景海毕业，就让公安局给“拔”去了，说是当民警，其实那里养了一帮“业余专干”的篮球队员。陈景海的球风很不好，赢了满场耍，输了满场闹，仗着穿一套警服，越来越不成样。后来，他利用交朋友，谈恋爱，搞了好几个女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还私自开介绍信，骗取粮站大米。由于这些劣迹，他被开除了公职，遣送回乡。本来是要戴帽管制的，那时刘恩远已经到了丁香沟，担任大队支部书记。他看陈景海出身好，年纪还轻，觉得可以教育，建议不给戴帽，由大队加强教育。县里采纳了老刘的意见。

那个时候，刘恩远正在搞“国富社富家家富”的山区建设规划，很需要人手，特别是有文化的人。为了挽救犯过错误的陈景海，不但不歧视他，去县开会时，还特地到书店给他买了一套高中自修读本，教育他把心用在学习上，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改变山区面貌出力。

“我……听你的话！”陈景海的心，当时激动得快要跳了出来，恨不得爬在地下，给老刘磕几个响头，称他几声亲爹亲娘。他逢人便说：“老刘人家是抗日干部，真有水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对我的好处，我可以对碧岩山牡丹江起

^① 拉村：方言，粗俗下流的话。

誓……”

几年过去了，碧岩山还耸立在牡丹江边上，它脚下的水还是照样的流——无情的东西变化得慢；陈景海呢，摇身一变，却成了另外一个人，口口声声要把刘恩远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丁香沟是个偏僻山区，离公社有十多里，到县城就更远了。平素干部下乡，也很少到这地方来，“山高皇帝远”。“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那些省城、大都市，都搞得红红火火，挖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小“吴晗”，小“邓拓”的时候，丁香沟只微微起了一点波澜。老活神仙从村南走到村北，以他长者的身份，告诫大伙说：“甭听风就是雨，外面的事和庄稼人没关系，咱们得种地吃饭！”不久，“炮打司令部”了，丁香沟以外的世界，已经是大乱而特乱了。这里顺应情变的也拉起了几个造反组织，他们对外的观点虽不一致，比如说，中央到底有没有两个司令部，辩论起来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对内的观点却十分统一，都拍着胸脯说：“丁香沟没有走资派，老刘、老潘、祥君都是‘操心干部’，不是该打倒的对象。”

丁香沟的平静，只是短暂的平静。一九六六年末伏的第三天，地区的农业专科学校，有一伙造反大军——其实连男带女总共十多个人——开进丁香沟来了。为首的是一位女团长，叫赵蕙，十八、九岁，长瓜脸，有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面皮白里透红。他们把斗争的锋芒，一下指向了大队党支部，要揪刘恩远。人们当然是不允许的，于是乎，斗争的帷幕拉开了。

“这象话吗！”陈景海被外来的强者们的言行触怒了。他骂道：“农专来的学生，纯粹都不是好物，到我们这里瞎搅和什么，揪刘书记、潘书记，没门儿！”

陈景海死保党支部，死保刘恩远，他被农专的学生叫成小“保皇驴”。陈景海更怒了，他联络好多青年人，宋云鹏、郑小龙、郑小虎、潘小霞、冯亮、于昌军等一些“红五类”，同农专的造反大军辩论起来。一方要揪，一方死保，斗争很激烈。这时赵蕙来争取陈景海，拿出许多首都邮来的传单、造反小报，向他宣传“文化大革命”。“你想想，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的？”赵蕙耐心地开导着，“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陈景海脑袋再不开窍，自然知道她这句话分量该有多重，可是要揪刘恩远他还想不通，内心斗争很厉害。

“你想不通吗？很痛苦吗？”赵蕙好象看透了他内心的斗争和矛盾，又问，“你作为贫下中农的后代，到底跟谁走呢？”她给他唱了一首语录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赵蕙这番道理和她的歌，比其他人用对骂的方式，喊他几百声“保皇驴”还有效得多，陈景海开始动摇了，对党支部是继续保，还是“革”呢？他搔着头皮，仍在犹豫思考之中。

正当这时，造反大军中一个人，通过群众，摸到了陈景海的一些底细，给他来个“激将法”，对他说：

“公安局对你的处理，也是反动路线。后来本应该给你甄别，可刘恩远给压下了，不上报。你是受害者，你应该起来造反！”

陈景海听后一机灵，这笔帐要算！他一跺脚：“我跟你们造他的反！”

“好，欢迎！”

农专造反大军，站在村中十字路口，激昂慷慨地公布了刘恩远的罪状，说：

“刘恩远从小混进我革命队伍，由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一直钻到师一级……他是个漏网的右派，大反三面红旗的‘老右倾’，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爪牙，走资本主义的先锋，我们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文化大革命”这股火，就是这样在丁香沟烧起来的，陈景海由小“保皇驴”，反戈一击，成了本地当当响的造反派头头，他同农专造反大军采取联合行动，冲破了群众的阻拦，揪出了刘恩远。

丁香沟真的乱了起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出现了：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三八年的老战士，头戴十分滑稽的高尖帽，脖子上挂块“狗牌”，脑袋剪成阴阳头，活象马戏团的小丑，在一群人的喝斥下，进行游斗。这还不算，连老婆、孩子也不能幸免，跟着陪斗。历史揭开了黑暗的一页。

刘恩远白天挨斗，晚上脱下高尖帽，撂下手中的镗锣，洗下造反者给涂的鬼脸，他还要到大队部去，研究一下生产，在仓库、饲养室走一圈，……这个外乡人啊，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怎么还这么如醉如痴地爱着这个丁香沟呢？

他的心，为什么那样乐观、踏实呢？

刘恩远原籍是河北人。他爹是个石匠，从他记事起，就看见他爹朝天叮叮当当打石头。那种节奏非常强烈的劳动也吸引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他也学会了那种手艺。后来，他家在荒年中欠下了租债，他只好跟随爹爹去拉骆驼，走西口。那种长途跋涉的苦难，磨练了一个少年的意志，他早熟了。那时候，冀中平原上，正燃烧着炽热的抗日烽火。一天，他把骆驼缰绳交给了他爹，投军去了。他找上了子弟兵的队伍。全国解放，在他结束戎马生活时，他已经是个副师级干部了。

进城以后，地方上很需要干部，老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转业了，分派到省委农村工作部，担任副部长。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除了遗传基因，怕是和后天的生活环境、职业有直接影响的。刘恩远是打石、拉骆驼、拚刺刀出身的。他办事希望直来直去，大刀阔斧，干净利索，反对江浙人讲的“温吞水”那种工作方法，遇事研究研究，其实是拖泥带水，粘粘糊糊，象是用钝刀子割肉。他是属于那种豪放，有点江湖气，粗线条的人，就连他那五官，说话的声音、手势，也都表现为粗线条的。他把这种性格，工作方法，带到机关里来。对待上级部门领导和他们的指示，有不同意见时，也直抒胸怀。合作化高潮的前期，他觉得风颭得太急，跑了好多乡村，进行访问、座谈、调查。农民几乎用哀告的声音说：“工作同志，我们得到土地还没在手里热乎起来，一下又归给公家，这……”他认为步子迈得太快了，这样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强扭的瓜不甜。当时领导头脑很

热，哪里会接受这种意见。他为此作为典型的“小脚女人”挨过党内通报批评。五九年反右倾，他又放了一“炮”，认为彭德怀说得有道理，大跃进“得不偿失”，“头脑发热”，这下他可闯了大祸，不是检讨、批评得以了事，他被拔了“白旗”，打成了“老右倾”，被清除出省委，只保下一个党籍。“你打算怎么办？”领导找他谈话，问：“你准备到工厂，还是去企事业，呃……”想给他安排个小角色，让他平安度过后半生。可他想了一下，说：“我去农村吧，我从小就喜欢土地。”

刘恩远到丁香沟，一头扎下来，自己担任了大队书记。为改变丁香沟的面貌，他召集干部们开了几天会，献计献策，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一个“国富社富家家富”的长远规划，带领大家干了起来。

这个规划在当时，特别是由刘恩远这样的人提出，社会上并不是没有疑义的。到处都有那么一些人，吃饱了饭不干事，还专找干事人的毛病。“什么国富社富家家富？这是右倾的农业路线！”最后，他得到了县里多数领导的支持，主管农业的县委领导钱照星同志，十分欣赏他的魄力，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治“穷”策，不是右倾农业路线。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个口号对于山区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丁香沟摆脱了“三靠”，粮食自给有余，由徘徊在六、七万斤，猛增到十九万斤……平川地上的人看到了都很眼红，参观、取经，有的还爱上了这里，请求落户……日子过好了，谁不羡慕呢。

可是现在，粮产量又回到六、七万斤上来了。说是